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析要

董一凡

内容提要：在百年变局和大国博弈加速演进背景下，欧盟大幅调整经济安全理念，2023年制定了历史上首份经济安全战略，2024年持续推进落实。本文拟在研究欧盟经济安全理念演进的基础上，根据近年来欧盟相关政策文件及其对外经济政策实践，探究“去风险”理念下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实施路径和特点，并分析其政策趋势对全球经贸格局及自身经济发展前景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欧盟 | 经济安全 | 经济安全战略 | 去风险

作者简介：董一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欧洲经济、能源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欧盟的创立和发展体现了欧洲国家以合作谋求安全、重视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安全思想。随着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欧盟也效仿其他大国加快构建自身经济安全战略框架。在安全观念上，欧盟改变了过去依靠合作保障经济安全的理念，试图将经济安全建立在强化产业竞争和降低相互依赖上。在2023年6月发布首份《欧洲经济安全战略》(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基础上，欧盟持续推进战略落地，2024年1月公布《推进欧洲经济安全的五项新措施》(Advancing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An Introduction to Five New Initiatives，以下简称“经济安全五项措施”)。这标志着欧盟在“去风险”(De-risking)理念指导下，力图在超国家层面构建经济安全认知、体制机制、政策工具箱和国际合作网络，恐将对全球经济、科技发展产生广泛负面

影响。

一、欧盟经济安全理念的演进

经济安全理论的主流观点涵盖掌握本国经济自主权和命脉、经济发展不受内外因素的威胁和侵害、保护国家经济竞争力及资源能源供应保障等，^① 确保国家拥有经济发展选择权。长期以来，欧盟官方层面并无经济安全的探讨和战略规划，对经济与安全的联系关注有限，较美日在冷战期间特别是石油危机后就高度关注经济安全问题反差巨大。美国 2017 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提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日本早在 1982 年发表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报告》就提出要以经济手段遏制和排除外部的经济或非经济威胁，^② 岸田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更是重视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保障经济安全，并将之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③ 事实上，欧盟创立以来亦有对于经济安全的独特理解，其相关理念在不同时期根据自身及国际形势变化不断演进，深刻影响其内外经济政策。

（一）以深化国际合作谋经济安全（1973—2016 年）

二战后，欧洲走上相互和解、联合自强的一体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国对于经济和安全关系的认识影响。各国普遍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及随后的二战中，诸国在经贸领域以邻为壑最终导致多输和对抗。而二战后德国和法国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来管理各国煤钢生产和贸易，即是欧共体以合作谋发展保安全理念的具体实践：共同管理和协调煤钢等战略物资，既为各国经济恢复建设提供支持，同时限制夯实发动战争的物质基础，进而保障了各国安全。英国学者约翰·平德指出，战后西欧构建的两大经济安全支柱即是欧

① 陈宇学、许彩慧：《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国经济安全探讨》，《上海经济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66—76 页。

② 孙文竹：《当前日本经济安全政策剖析》，《和平与发展》，2020 年第 4 期，第 37—38 页。

③ 参见孟晓旭：《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日本学刊》，2023 年第 1 期，第 33—64 页。

洲经济共同体和福利国家体制。^①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共体将保障石油等关键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视作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1974年欧共体理事会出台以经济方式提升能源安全水平的共识文件。与此同时，欧共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深度融入世界市场，重视通过促进国际合作和全球化进程与他国构建稳定的经济关系，进而形成日渐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全力维护自身资源能源和国际市场等利益以保障经济发展安全。其间，欧共体尤为关注产业竞争力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如1982年欧共体委员会发布报告称，欧盟在电子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方面的竞争力落后于美日，制造业投资落后日本，或将导致经济缺乏特别的竞争优势。

冷战结束后，欧盟认为“自身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和投资”，对经济安全的关切一是聚焦于关键战略资源特别是石油的供应；二是通过扩大市场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动能，助力自身打造全球化竞争优势并创造有利、安全和公平的外部经济环境。^② 具体在能源方面，欧盟通过构建《能源宪章》等制度性框架维护能源安全，在与俄罗斯保持能源合作关系的同时构建多元化能源供应格局，与产油国广泛开展合作。在市场扩张方面，欧盟推动欧洲一体化和“市场扩大战略”双管齐下，一方面依托东扩进程将中东欧打造为新市场及劳动力和产业链腹地；另一方面寻求“东进南下”，积极布局亚洲特别是中国在亚洲高速发展中分享机遇，与中东北非国家打造环地中海经贸合作板块，与新兴经济体打造自贸区或自贸协定，大举破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与此同时，欧盟持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谈判和改革进程，积极推动中俄等重要经济体进入该体系。在此基础上，欧盟在全球布局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截至2016年已与69个国家达成贸易或投资协定；是8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占全球出口的16.3%和进口的15%。

① John Pinder,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How Can We Master the Modern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0, No.1, 1984, pp.128-144.

② 吴弦：《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欧盟市场进入战略》，《欧洲》，2000年第4期，第34—40页。

（二）以“公平和保护”杠杆谋经济安全（2016年底—2019年）

在全球化浪潮及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冲击下，欧盟对自身国际经济地位和产业竞争优势相对下降的焦虑增加，经济不安全感上升，加之经济疲软、制造业“空心化”及就业岗位外流导致社会和政治承压增大，社会极端化倾向显现。欧盟认为，在此背景下坚持传统自由贸易立场会使不及欧盟开放的国家获得更大优势，加速自身竞争力下降和经济社会危机。因此，欧盟将“不加管控的全球化”下的贸易投资活动视作经济挑战，鼓吹与其他国家“开放对等”，强调经济利益保护。2016年12月，欧盟决定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德国经济部撤销批准中企收购其芯片企业爱思强，即是其以“公平和保护”来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标志。

这一时期，欧盟虽未公开提及“经济安全”概念，但对外经济政策已更多考虑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因素，^①其经济安全关切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关注竞争力问题。欧盟认为，自由贸易和投资不断削弱其产业竞争优势，进而造成自身经济、科技、产业实力相对下滑，高端产品和产业优势有被他国追赶甚至替代风险，民众就业也遭冲击。2017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全球化反思的报告，强调“不受管控”的全球化对欧盟经济、就业和社会造成冲击，要以欧盟方案影响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2017年“盟情咨文”中呼吁，欧盟不应继续做“天真的自由贸易者”，有责任保护工人就业和单一市场。^②2019年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报告强调“中国经济体制和技术能力对欧洲经济的挑战”，集中反映欧洲产业界和战略界将竞争力问题视为安全问题的态度。二是关注对外经济合作的安全风险。欧盟认为，部分关键领域的技术合作和投资项目具有安全风险，如外资进入港口、电站、机场、网络等基础设施特别是5G领域可能带来较大安全风险，须“审慎评估”；部分高科技产业被外资收购不仅使欧盟高端技术外流，更带来加强他国经济和

① 刘兰芬、刘明礼：《欧盟对华经济合作中的“安全顾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0期，第27页。

② “President Jean-Claude Junck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2017,”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7-3165_en.htm.

军事实力的安全风险。三是视经济合作为他对欧盟“施加政治影响”的抓手。欧盟认为，一些国家通过投资成员国关键行业、增强与成员国经济联系以及构建互联互通机制，对部分欧盟国家形成了更大政治影响力，甚至导致部分欧盟机构和主导的对外政策议程因无法达成共识而难以推进。

因此，欧盟不断以“公平和保护”概念推出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例如，2017年12月，欧盟修订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引入“市场扭曲”（Market Distortion）概念判断“双反”行为。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5G网络安全政策建议，强调欧盟须为应对5G网络安全威胁进行相应评估，并由欧盟机构牵头建立指导机制以推进相应安全政策落地。2019年4月，欧盟完成对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的立法程序，赋予欧盟委员会监管、了解成员国关键投资项目的权力，要求各国对科技、基础设施、金融等领域投资项目实施安全审查。

（三）以“去风险”谋经济安全（2020—2023年）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深刻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也极大影响了欧盟的经济安全认知，加之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单边霸凌政策及中美经济、科技领域冲突博弈日趋激烈，加深了欧盟的经济不安全感及为地缘政治冲突所裹挟的担忧与焦虑，促使欧盟在倡导“公平和保护”基础上进一步塑形安全观，最终形成当前的经济安全观念、战略和政策框架。

欧盟在疫情爆发后面临医疗产品等供应链紧张问题，促其将部分领域过度依赖他国视作重要经济安全风险，且十分警惕他国以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胁迫及影响”。由此，欧盟对于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关切显著上升，其战略界也强调应更多关注经济合作的“安全性”。比利时埃格蒙特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托比亚斯·格尔克称，在新冠疫情、中美竞争加剧和多边经济体制衰败背景下，欧盟应以新经济安全政策来保护自身在相互依赖关系下的脆弱性，以全面系统的方式管理相互依存，即维持大部分互利关系的同时保证“风险最

小化”。^①德法领导人则提出，欧盟应推动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实现多元化，以“维护经济和产业的韧性”。^②

在官方层面，欧盟不断在各个领域强调监测、评估和应对外依赖风险，以及这些风险给经济安全带来的挑战，逐渐将“降依赖”等同于“保安全”。2020年9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关键原材料韧性”文件，称获取原材料是“战略安全问题”，强调降减对外依赖的严峻挑战，将关键原材料从27种增至30种。^③2021年2月，欧盟推出新贸易政策文件，提出“开放战略自主”的贸易政策概念，强调加强供应链韧性对欧盟贸易战略目标的支撑作用。2021年5月，欧盟发布2020年版产业战略的更新文件，强调应吸取新冠疫情教训、严格战略依赖关系管理，确定了137种“高依赖的敏感产品”及34种“高脆弱性产品”，提出审查原材料、电池、活性药、氢能技术、半导体以及云计算尖端技术六大领域，并制定减少依赖的政策工具箱。^④

近年来，欧盟同样因为对“过度依赖”问题及大国博弈担忧加剧，日渐警惕他国以相互依赖关系施加影响力的所谓“经济胁迫”，并在政策实践中偏重设计和运用反制性手段。如欧盟2021年3月启动“反胁迫工具”政策制定，并于12月形成政策草案，详细规划对“经济胁迫”的认定、反制流程。^⑤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带动传统地缘安全对抗回归，伴随着与俄罗斯能源博弈日趋激烈，欧盟对“过度依赖”和“经济胁迫”负面认知加深，遂在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平衡中向后者倾斜，日益强化行动来保障经济安全。在被迫减少对俄能源依赖过程中，欧盟也对其他领域“依赖”产生与日俱增的警惕与焦虑。有欧

① Tobias Gehrke, “Beyond Corona: Getting EU Economic Security Right,” *Security Policy Brief*, Egmont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ril 2020, pp.1-5.

② Sam Fleming, Victor Mallet, and Guy Chazan, “Germany and France Unite in Call for €500bn Europe Recovery Fund,” *Financial Times*, May 19, 2020.

③ *Critical Raw Materials Resilience: Charting a Path towards Greater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 European Commission, September 2020, pp.4-8.

④ *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 European Commission, May 2021, p.5.

⑤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ion and Its Member States from Economic Coercion by Third Countries*, European Commission, December 2021, pp.2-6.

洲学者就将欧盟对中国新能源产品、关键矿产等高进口敞口与对俄天然气依赖相提并论，鼓吹必须为应对未来风险早做准备。为避免因维护经济安全而过度伤及自身，欧盟遂在“降低过度依赖”和激进极端“脱钩”间寻求一种中间、平衡的战略。2023年1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鼓吹以“去风险”而非“脱钩”（Decoupling）降低对中国绿色产业依赖。^①3月，冯德莱恩在对华政策演讲中更详细阐述“去风险”，提出强化经济和产业韧性、保护战略性行业、与盟国合作等主要举措。^②

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该战略成为贯彻“去风险”经济安全理念的政策框架和行动指南，也标志着欧盟新经济安全理念正逐渐转化为政策实践。该战略报告提出了供应链、关键基础设施、技术泄露及“经济胁迫”四大风险，做强实力基础、强化防御性保护性和伙伴合作三大优先方向，以及评估技术风险、升级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强化出口管制条例等十一项具体行动。鉴于欧盟长期支持经济自由开放的传统，如今其经济安全理念转变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令欧洲学者也为之震惊。^③2024年1月，欧盟在经济安全战略基础上发布“经济安全五项措施”，在对外投资审查、两用技术出口管制、研发支持、科技合作安全防范、修订现行外资审查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设想，标志着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已在顶层设计指引下逐步推进具体政策落实。

二、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的实施路径

《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及其具体落实的“经济安全五项措施”显示欧盟已

- ① Ursula von der Leyen, “Special Address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232.
- ② Ursula von der Leyen, “Speech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EU-China relations to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Policy Centre,”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30, 2023, pp.1-3.
- ③ Mathieu Duchâtel, “Economic Security: The Missing Link in EU-Japan Cooperation,” *Institut Montaigne*, April 2023, pp.1-3.

经完成维护经济安全的总体战略规划及具体落地政策。梳理欧盟经济安全战略进展及近年强化经济安全的举措，可以清晰勾勒出欧盟推进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政策路径。

（一）重塑经济安全认知

当前欧洲政策界有关“经济安全内涵相当宽泛”的观念盛行，如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高级分析师费德里科·斯坦伯格和德国外交关系协会主任冈特拉姆·沃尔夫认为，经济安全涵盖了经济体抵御风险和冲击、应对经济施压和胁迫、管控战略依赖、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威慑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的能力，以及保持和加强经济影响力与技术领先地位。^① 欧盟重塑经济安全理念及战略改变了过去注重开放和拥抱全球化来保障经济安全的范式，形成了全新的威胁认知及回应方式。

其一，泛化经济安全风险。在英语话语体系下，风险通常指代“危害的来源”或“危险事件的可能性和严重性”。^② 而从欧盟官方层面的认知来看，经济安全风险涵盖两方面内容：经济运行本身面临的风险（以下简称经济性风险）和经济联系导致的政治或传统安全风险（以下简称安全性风险）。前者包括能源、关键产品等供应链韧性问题，后者则涵盖网络 and 关键基础设施安全、技术安全和技术泄露以及“经济胁迫”和经济依赖等风险。^③ 而欧盟的经济安全战略显示出其对风险的认知具有以下突出特点。首先，更强调安全性风险。《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所列四种风险中有三种属于安全性风险，如“技术泄露风险”恐导致量子技术、先进半导体及人工智能等军民两用技术加强“某些国家”的军事和情报能力，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挑战；相互依赖可能导致产品、

① Federico Steinberg and Guntram Wolff, “‘Europe Was Not Designed to Compete with the Great Powers - It Must React’,” https://www.lemonde.fr/en/opinion/article/2023/09/21/europe-was-not-designed-to-compete-with-the-great-powers-it-must-react_6138304_23.html?random=419121166.

② Terje Aven, “On How to Define, Understand and Describe Risk,”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 System Safety*, June 2010, pp.623-624..

③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Strategy*,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20, 2023, pp.1-4.

技术等方面依赖关系被“武器化”，成为他国影响欧洲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手段。有欧洲学者也认为，军民两用技术管控、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及应对“混合战”等属于“硬核”经济安全问题，需要采取更强力的政策举措。其次，经济性风险和安全性风险相互交织。如“技术泄露”既事关科技或产业竞争力，也与大国间军事、技术实力消长相关。而能源、产品供应等事项既攸关经济稳定发展，亦与经济依赖和“胁迫”问题密切相关。此外，欧盟政界高层亦高度关注经济竞争力消长问题，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阐述经济安全理念时称，欧盟应制定和使用产业政策工具以重新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① 欧盟不断泛化经济安全风险定义，致使“经济安全”问题远超经济问题本身。

其二，以“内外兼修”巩固经济安全。《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实现经济安全需要有三方面行动，包括强化经济和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及竞争力、制定并运用保护工具，以及与具有“共同关切或利益的国家”发展合作关系，显示欧盟将维护经济安全划分为两个维度。一方面，追求“以实力固安全”。欧盟认为经济安全与经济、科技领域综合实力的提升相辅相成，如数字、绿色产业等领域实现“去风险”就需要欧盟通过产业政策提振相应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而通过巩固自身实力也利于相关领域“战略自主”、在维护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上具有更大主动权，并有更多资源和筹码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加强保护技术优势、网络安全和关键产品供应等，也将有助于提升经济和科技抗风险能力，为巩固欧盟实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欧盟依托贸易防御工具、投资审查及对外投资监管机制、出口管制机制等制度政策工具，谋求将经济安全潜在威胁挡在境外，同时防范“有风险挑战的国家”借欧盟力量提升实力；与“志同道合国家”加强合作则被视作“去风险”重要依托，谋求以加强国际合作来推进“管控敏感技术外流”，“构建可靠供应链”。可见，欧盟维护经济安全的

^① Josep Borrell, “Geopolitics Green Transition and Improving EU’s Economic Security,”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geopolitics-green-transition-and-improving-eus-economic-security_en.

路径认知同美国相似，即强调“投资、结盟和竞争”。^①

其三，经济风险关联特定国家。特朗普冲击、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动荡给全球经济运行方式、产供应链稳定及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带来极大冲击，成为欧盟改变经济安全认知和战略转型的主要背景，然而，欧盟却简单地将经济安全挑战指向特定国家。它将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出现的能源供应危机、粮食安全问题、通胀高企等完全归因于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及“故意使用天然气武器”，^② 并作为与俄能源“脱钩”及采取经济安全措施的依据。同时，欧盟亦将经济安全风险与中国关联，不断渲染光伏、医药、风电、电池、关键矿产等产品大量从中国进口，并将贸易关系本身定义为风险，暗示中国可能借此威胁欧盟相关供应稳定；欧洲议会甚至妄称中国与立陶宛的贸易摩擦属于“经济胁迫”问题。^③ 2023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评估5G网络安全政策的建议报告，妄称“华为和中兴比其他企业风险更大”，成员国排除上述企业“合理”，并敦促成员国加紧采取排除举措。^④ 此外，欧盟刻意负面解读涉华地缘经济动向，如冯德莱恩暗示中国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是“他国故意挤压全球供应链”，并以此证明强化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甚至将台海局势不稳定对全球经贸的影响归咎于中国大陆。欧盟官员和舆论还将“基础设施和网络安全风险”与中国企业在欧相关收购、项目投资及装备供应挂钩。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就明示，虽然欧盟在“政治正确的官方文件”中避免使用中国一词，但其经济安全战略显然指向中国。^⑤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12, 2022, pp.4-6.

② Ursula von der Leyen, “2023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3_4426.

③ “MEPs Adopt New Trade Tool to Defend EU from Economic Blackmail,” European Parliament,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headlines/world/20230915STO05214/anti-coercion-instrument-the-eu-s-new-weapon-to-protect-trade>.

④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5G Cybersecurity Toolbox*,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15, 2023, pp.2-6; *Second Report on Member States' Progress in Implementing the EU Toolbox on 5G Cybersecurity*, June 15, 2023, pp.8-9.

⑤ Maaïke Okano-Heijmans and Alexandre Ferreira Gomes, “The European Union Is Unwisely Defensive in Its Economic Security,” <https://www.clingendael.org/publication/european-union-unwisely-defensive-its-economic-security>.

（二）强化经济安全统筹规划

从美日等国推动和实施经济安全战略的实践来看，落实相关举措需要政府制定全面战略框架并设立专职部门进行统筹协调及推进政策制定、监测、评估等工作。而从欧盟机构职能发展看，经济安全战略调整也需要推进立法、行政及成员国决策运行机制适应相关变化。欧盟委员会作为经济安全战略调整的主要推动方，其领导人冯德莱恩早在2019年就提出要适应新的国际政治和安全环境而谋建地缘政治委员会（Geopolitical Commission），目的之一是在经济、产业、科技等与地缘政治关系密切的领域提升欧盟共同行动的效率，重新规划经济安全战略正是这轮机制建设的重要方面。

由此，《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重构以欧盟委员会为核心的一揽子监管统筹机制。一是构建经济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机制。欧盟与成员国将共建经济安全风险宏观评估框架，制定“对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技术”清单，划定高科技领域风险监测和评估范围，强化欧盟整体就经济安全威胁和治理方法的统筹和共识。2023年10月，欧盟委员会因应发布推动欧盟及成员国评估关键技术安全风险的政策建议，以及涵盖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10大领域的技术清单。^①此外，欧盟欲动态监测经济安全态势，计划由欧盟委员会每半年向欧盟理事会报告相关进展，并向欧盟首脑提交经济安全年度报告，以推进欧盟与成员国的评估和讨论。二是构建情报支撑机制。随着经济安全战略日渐成型，欧盟也在推动共同情报合作机制——“单一情报分析能力”（SIAC）为动态监测提供支撑，包括“提升监测经济安全威胁的能力”。SIAC创建于2007年，本是欧盟情报和军事机构合作机制，传统上主要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SIAC逐渐增加关注经济安全和经济情报，意味着欧盟已将对外经济问题视作安全挑战加以分析和研判。三是加强融合外交和经济安全行动。长期以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及其领导的欧盟对外行动署甚少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多从外交协调层面参与欧盟与第三国谈判自由贸易

^①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f 3.10.2023 on Critical Technology Areas for the EU's Economic Security for Further Risk Assessment with Member States*, European Commission, October 3, 2023, pp.2-6.

协定等经济外交活动。但当前，欧盟认定经济安全问题与外部世界高度关联，维护经济安全必须用好外交部门的资源与手段，进而促推外交机构深度参与欧盟经济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就参与制定《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推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与经济安全政策深度融合，其中就包括应对网络安全外交的“混合和网络安全工具箱”“外国信息操纵和干涉工具箱”等。

此外，欧盟战略界人士还建议在经济安全战略相关机制建设基础上创建专门强力实体部门，如设立欧洲经济安全委员会（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Committee），从顶层加强欧盟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协调、呼吁成员国在军民两用技术出口及对外投资管控上遵从欧盟统一的政策等。^①“经济安全五项措施”中亦提出，在出口管制领域建立相应的政策协调论坛来对表各方立场，在对外投资审查领域进行欧盟共同评估等。^②有欧洲学者也曾提议，欧盟应在关键技术评估基础上构建经济安全论坛，探讨自身在关键技术上的优势和脆弱点，最终转化成机制性经济安全分析实体。^③

（三）防御性政策与进攻性政策相融合

当前，欧盟推进经济安全已超越保障自身经济发展稳定性及可靠性，扩大到“防止他国经济、科技实力增长带来安全挑战”。因此，欧盟经济战略工具箱既涵盖增强自身实力、减少依赖敞口的防御性保护政策，也包括对他国实施贸易、科技、投资等限制性措施的进攻性政策。

第一，从防御性政策看，欧盟首先是立足增强自身实力、减少风险敞口，

① Federico Steinberg and Guntram Wolff, “Dealing with Europe’s Economic (In-)security,” p.6, <https://www.politico.eu/wp-content/uploads/2023/09/25/InformalEcofinEconomicSecurity-Sept-7-2023-Final-Version.pdf>; Federico Steinberg and Guntram Wolff, “A European Strategy of Economic Statecraft,” <https://ip-quarterly.com/en/european-strategy-economic-statecraft>.

② *Advancing European Economic Security: An Introduction to Five New Initiatives*, European Commission, January 24, 2024, pp.3-4.

③ Tobias Gehrke, “De-risking in Action: How the EU Can Build on Its Critical Technology List,” <https://ecfr.eu/article/de-risking-in-action-how-the-eu-can-build-on-its-critical-technology-list/>.

巩固和增强经济潜力、韧性及竞争力，乃至“构建高端技术领先地位”。为此，欧盟积极推进产业政策、加大干预力度，以补贴等措施培育关键产业的产能和竞争力，同时促进研发创新、推进产业回流、缩短及巩固供应链，提升应对“他国借依赖进行胁迫”的韧性。^①以半导体领域为例，欧盟2022年2月提出《欧洲芯片法案》，计划吸引430亿欧元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投资半导体产业，争取2030年半导体产能占比从全球10%升至20%。该法案经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批准已于2023年9月生效。欧盟视关键原材料为数字和绿色产业的基础支撑，2023年3月提出“关键原材料法案”，计划至2030年实现内部对16种战略原材料的开采、加工、回收分别满足总需求的10%、40%和15%，至2030年实现任何第三国进口战略原材料不超过需求量65%的目标；^②11月，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法案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经济安全五项措施”亦提出，欧盟应通过现有科研平台或构建专门合作机制来加大支持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创新的力度。

其次是强化经济保护政策。近年来，欧盟不断强化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保护主义政策，如2020年6月修订《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③2020年10月实施《外国投资审查条例》，2023年7月实施《外国补贴条例》(FSR)。^④这些政策在不同领域强化产业和市场保护，应对来自第三国的“不公平竞争”，试图防止他国贸易投资，并防止战略性技术和基础设施“落入他国之手”而造成“安全挑战”。同时，欧盟尤为强调通信、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不仅持续

① Ricardo Borges de Castro and Raúl Villegas, “Smart Diversification: Economic Security through Diplomacy,” <https://www.epc.eu/en/Publications/Smart-diversification-Economic-security-through-diplomacy-53e0a8>.

② *A Secure and Sustainable Supply of Critical Raw Materials in Support of the Twin Transi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16, 2023, pp.3-7.

③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2020/1173 of 4 June 2020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6/1036 on Protection against Dump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Regulation (EU) 2016/1037 on Protection against Subsidised Imports from Countries Not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s Regards the Duration of the Period of Pre-disclosure,”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32020R1173>.

④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Subsidies Distor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3A52021PC0223>.

强化相关政策，甚至炮制阻挠他国企业的工具。2023年6月，欧盟发布《实施5G网络政策工具箱》及相关评估报告，要求成员国评估5G安全并采取相应措施，甚至明确提及“避免使用华为和中兴的产品”；^①持续推进《关键实体韧性指令》《欧盟网络和信息系统指令》，关注能源、交通、金融、数字、航天等关键部门基础设施安全，并责成成员国核查关键基础设施、评估风险及采取“增强韧性措施”。^②此外，欧盟高度重视供应链态势评估及应对，努力降低“过度依赖”以“去风险”。2021年5月，欧盟推出2020年版产业战略更新文件，在确定“对外依赖度高的敏感产品”的同时，提议关注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③、电池、氢能、关键原材料和半导体的供应链韧性。^④2022年9月，欧盟提出“单一市场紧急工具”，以保障在危机背景下半导体、医药等产品的内部流动和供应，并提出因应措施包括监测战略重要性产品供应链、增加战略储备、赋予欧盟委员会要求企业将产品优先供应本土的权力等。^⑤而“经济安全五项措施”则强调推出立法强化现行外资审查框架，提议各成员国构建本国规则、承担与欧盟沟通义务，并将审查范围覆盖至绿地投资、外国在欧子公司投资等。^⑥

第二，在强化防御的同时，欧盟也试图将经济安全战略作为影响他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进攻性工具，以求“管控技术风险”、“发挥地缘政治作用”等。

①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5G Cybersecurity Toolbox*, European Commission, June 15, 2023, pp.2-4.

② “Enhancing EU Resilience: A Step forward to Identify Critical Entities for Key Sectors,” European Commission, 25 July,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3_3992.

③ 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是欧盟机构认为具有应用面广、能够以技术外溢向其他产业领域提供发展动力的技术。参见孙彦红：《欧盟关键使能技术发展战略及其启示》，《德国研究》，2014年第3期，第72页。

④ 余南平、栾心蔚：《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变：从全球价值链到战略价值链》，《欧洲研究》，2023年第4期，第92—93页。

⑤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mending Regulations (EU) 2016/424, (EU) 2016/425, (EU) 2016/426, (EU) 2019/1009 and (EU) No 305/2011 as Regards Emergency Procedures for the Conformity Assessment, Adoption of Common Specifications and Market Surveillance Due to a Single Market Emergency*, European Commission, September 12, 2022, pp.4-10.

⑥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Screening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Union and Repealing Regulation (EU) 2019/45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European Commission, January 24, 2024, pp.3-6.

首先，积极对他国经济影响力采取威慑措施。欧洲对他国运用对外制裁、贸易限制和金融、能源等影响力杠杆的行为日益担忧，称之为“经济胁迫”，试图打造应对的威慑工具。^①2021年12月，欧盟公布《保护联盟及其成员国免受第三国经济胁迫条例》(ACI)，宽泛定义“经济胁迫”行为，并打造制裁工具箱，涵盖特别关税、贸易限制、投资及公共采购限制、金融服务限制等工具，迫使他国与欧盟谈判“取消胁迫”。2023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ACI，意味着未来欧盟可凭此工具对他国的“经济胁迫”行为实施经济报复。其次，全面筑牢技术保护机制。欧盟日渐担忧高端技术扩散“造成军事或价值观风险”，开始以安全理由推动构建技术封锁机制。《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建立统一的两用技术出口管制体系，统筹各国关键技术出口标准，并审查欧盟企业对外投资行动，特别关注高端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技术”。法国蒙田研究所明确称，欧盟正在不断加强技术转让控制。^②2024年1月欧盟提出“经济安全五项措施”的同时，发布了关于对外投资审查和两用技术出口管制白皮书，呼吁各国进行相关风险评估；欧盟将根据评估结果提出政策建议，同时协调成员国达成共识；等等。

欧盟维护经济安全的攻防政策实际是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防御性政策往往带有进攻性质。例如，投资审查、5G安全工具箱等举措看似立足保护自身安全，执行中往往以“安全”为由阻止他国企业进入欧盟，评判安全与否的标准具有高度主观色彩和政治性；降低“过度依赖”实质是以政治手段扭曲正常贸易和供求关系；产业政策除聚焦“保供应”目标，也有争夺产业投资和技术领先地位的考量。

① Jonathan Hackenbroich, Janka Oertel, Philipp Sandner, and Pawel Zerka, "Defend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 New Ways to Resist Economic Coercion," EFCR, *Policy Brief*, October 20, 2020, pp.1-4.

② Mathieu Duchâtel and Pierre Pinhas, "Europe's Turn to Economic Security: Does It Really Matter?"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ressources/pdfs/publications/china-trends-17-sailing-seas-economic-security.pdf>.

（四）构建排他性国际合作网络

在落地经济安全政策过程中，欧盟深知单凭自身经济和产业实力难以实现关键产业和供应链完全自给自足，这种做法不仅经济成本过高且将背离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因此选择与“志同道合伙伴”及“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构建可信、安全的供应链及产业合作体系，共同提升抗风险能力并推进全球市场和分工的再平衡。

然而，欧盟选择合作伙伴的标准既取决于该国经济科技实力、市场规模及资源禀赋，也取决于政治和安全上的同盟关系。一是重视与美日等西方盟国的双多边经济安全合作。在多边层面，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上，欧盟提出与美、日、加共同合作推进经济“去风险”，在半导体、关键矿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共建供应链韧性，“加强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政策协调”。在双边层面，欧美借助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机制深化经济安全共识，包括推进《关键矿产协议》谈判、探讨两用技术出口管制共同标准等。欧日利用“高层经济对话”机制，探讨经济安全战略共同指导原则，达成了跨境数据流动协议。欧盟与印度建立TTC机制，探讨强化产业链合作，推进欧印自贸协定以深化产业融合。欧盟与加拿大建立“原材料战略伙伴关系”和“关键原材料俱乐部”。^①

二是谋求扩大与“全球南方”合作。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具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及巨大市场和产业链扩张潜力，欧盟视之为谋求降低依赖及提升供应韧性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欧盟相继与纳米比亚、哈萨克斯坦、阿根廷、智利等国建立“关键原材料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7月，欧盟与拉美举行峰会，向智利氢能项目提供高达2亿欧元融资，与阿根廷签署涵盖氢能和可再生能源的能源合作谅解备忘录。2023年10月首届“全球门户论坛”期间，欧盟与刚果（金）签署建立关键和战略原材料价值链伙伴关系备忘录，与赞比亚签署构建可持续原材料价值链战略伙伴关系备忘录，与美国、安哥拉、赞比亚、刚果（金）共建运输关键原材料的“洛比托走廊”。上述系列举措彰显欧盟目

^① “EU-Canada Summit 2023 - Joint Statement,” European Commission, November 24, 2023,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3_6054.

标——同“全球南方”国家构建伙伴关系，加强自身关键矿产供应保障。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国际合作考量并非着眼经济效率最大化或客观风险认知，更多是在认定与中国、俄罗斯等特定国家经济联系为风险点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构建“更安全”产业链网络弱化与特定国家合作，另一方面则注重西方国家战略性技术出口管控及发展标准协调，维护技术安全统一标准。欧盟在对华高技术管控方面明显向美国靠拢，如荷兰不仅与美日签署半导体技术管制协议，还推动相关规则扩大为欧盟共同管制规则；《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创建对外投资审查机制设想，美国则于2023年8月正式发布对华投资限制新规，严格限制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涉国家安全技术的相关对外投资。因此，欧盟的国际合作是指与认定的盟友或伙伴合作以谋求自身产业链可靠性，这种合作往往并非以经济利益或产业合作的比较优势为导向，更多是以政治立场进行划线站队。与此同时，欧盟亦深知在谋求有选择性国际合作的同时，不应盲目追随或照搬美国政策；也无意如美国一般通过极限打压他国来护持经济和技术霸权地位，而是摸索“去风险”的欧洲方式。

三、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的影响

欧盟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最具深度的单一市场之一，与美国、中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保持紧密的经贸关系，其经济安全战略从开放趋向保护、从广泛合作转向经济集团化，势必导致经济体系壁垒化，并加剧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碎片化，对于欧洲自身经济发展而言亦将产生负面影响。

（一）加快欧盟经济体系壁垒化趋势

欧盟长期以开放经济体自居，将深度融入全球化及单一市场内商品、人员、资本、投资自由流动视作经济繁荣和经济福利的重要基础，即使在深感地缘经济挑战加剧的背景下，仍在2021年版贸易战略中提出“开放战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原则，强调充分利用经济开放性和市场吸引力

来强化国际经济地位。^①然而,《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却令“自我保护”高于开放包容,一味追求经济领域的“绝对安全”。美国产业政策专家大卫·阿德勒认为,欧盟追求经济安全并非通过提升效率或改善经济组织,仅是聚焦于减少风险。^②在此逻辑下,欧盟以“去风险”“谋安全”为政策目标和口号,针对部分国家实施保护性或歧视性政策,加紧构建“经济堡垒”。

其一,从贸易投资关系看,欧盟将以“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安全”为由,阻挠中国企业在欧项目和投资。荣鼎集团报告称,2022年中国对欧投资额仅79亿欧元,较2021年(101亿欧元)下降21.8%,与受新冠疫情冲击的2020年(79亿欧元)持平,仅为2016年中国对欧投资高峰(474亿欧元)的1/6。^③欧盟各国经济合作日趋泛安全化,不断收紧投资审查,持续挤压双向投资合作机遇。其二,从产品层面看,欧盟把“进口依赖高”等同于风险挑战,进而将稀释进口比重、提升自给能力作为调整贸易关系和产业政策的导向。一方面,力促产业回流,如法国推出税收优惠等一揽子绿色产业计划,推进本土扩张电动车、电池等产能;德国计划向英特尔和台积电提供大额补贴以吸引投资设厂,而经济成本与保障安全相比则置于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降低依赖及所谓“公平竞争”双重推动下,欧盟以贸易保护等手段强行降低进口比重,将“绝对安全”凌驾于互惠互利之上。如2023年9月欧盟启动对华电动车反倾销反补贴的“双反”调查,欧盟委员会也有声音鼓吹调查中国对风电设备行业的补贴措施。其三,从科技领域看,欧盟从零和博弈视角看待正常技术合作,将技术合作称为“泄露”,将他国科技发展视作“安全威胁”,将技术管制聚焦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尖端行业,效仿美国“小院高墙”式技术管控体制,在出口管制、双向投资甚至人才交流方面设置障碍。欧洲政策中心报告认为,

① *Trade Policy Review - An Open, Sustainable and Assertive Trade Policy*, European Commission, February 18, 2023, pp.4-6.

② David E. Adler, “What the EU Doesn’t Get about Economic Security,”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10/30/european-union-economy-security-trade-industrial-policy-technology/>.

③ Agatha Kratz, Max Zenglein, Gregor Sebastian, and Mark Witzke, “Chinese FDI in Europe: 2022 Update,” <https://rhg.com/research/chinese-fdi-in-europe-2022-update/>.

欧盟突然转向确保“经济安全”很可能被解读为选择保护主义，将损害欧盟支持开放和公平贸易的国际形象。^①如此过度安全化倾向已对中国企业造成负面影响，欧盟中国商会2023年11月发布报告称，中企认为欧盟营商环境连续四年恶化，欧盟“去风险”及其系列政策举措已给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发展带来不确定性；认为欧盟政治和科研环境恶化的企业分别达47%和69%。^②

（二）加速全球经济和科技格局碎片化、阵营化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一方面旨在预防中美博弈等地缘冲突或“黑天鹅”事件带来的经济冲击；另一方面，加速以选择性国际合作及“去风险”措施构建与中俄等国更为疏远的经济和产业体系，甚至打造由西方及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组成的市场、产业链和技术格局。为此，欧盟与美日等盟伴的经济安全战略加速合流，试图在现有世界经济分工合作体系外另起炉灶：科技上谋求构建对部分国家高端技术供给封锁，产业链上推进“友岸外包”、“可靠盟友”间合作关系以降低中国等国家参与程度，市场上将现有全球大市场割裂为两大平行市场。世界贸易组织警告称，当前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发展的政治逻辑正超过经济逻辑，各国特别是西方正将供应链合作转向政治或安全盟友，政治集团内部贸易增长远高于集团外增长，全球贸易出现碎片化趋势。^③而碎片化趋势使政治和安全考量压倒经济效率，企业和国家的经济活动势必付出更高不必要成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经济阵营化造成的损失最高将达到全球GDP的7%。与此同时，部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手段势必激生相互报复、相互攻击的贸易政策，加剧全球贸易壁垒化趋势。IMF警告称，

① Ricardo Borges de Castro and Raúl Villegas, “Smart Diversification: Economic Security through Diplomacy,” <https://www.epc.eu/en/Publications/Smart-diversification-Economic-security-through-diplomacy-53e0a8>.

② 《〈共筑互信之路，共创中欧繁荣——中国企业在欧盟发展报告2023/2024〉发布》，<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1116/c1002-40119682.html>。

③ “World Trade Report 2023 Makes Case for ‘Re-globalization’ Amid Early Signs of Fragmentation,” WTO, September 12, 2023,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3_e/wtr_12sep23_e.htm.

全球贸易壁垒数量已从 2017 年的 500 项增至 2022 年的 3000 项；若中国、美国、欧盟三大经济体中的一方采取全面保护主义措施，其贸易伙伴在一年内采取相应保护措施的概率高达 73%。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高级分析师斯坦伯格警告道，世界经济分裂成彼此对抗的集团代价巨大，而政治家和民众往往对此知之甚少，将是十分危险的倾向。^①

（三）欧盟恐因“去风险”付出发展代价

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是以降低依赖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其诸多做法是减少与中国等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的合作，这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欧盟发展和安全政策趋于失衡背景下，恐将使其经济发展动能进一步下降。2024 年 1 月，IMF 预计欧元区 2024 年经济增长率仅为 0.9%，落后于所有主要经济体，亦较上季度预测下降 0.3 个百分点，显示出欧盟经济趋于失速的趋势，而经济安全战略推升成本势必加剧经济困境。

其一，欧盟“远离中国”政策将遭遇供应和成本冲击。欧盟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也是融入全球化最深的经济体。如 2019 年欧盟出口占 GDP 比重（15%）为美国（8%）近两倍，而欧盟自中国进口比重（20%）亦高于美（16.5%）。同时，近年欧盟对中国中高端制造商品需求上升，2018—2022 年自华进口的化工、电子器械、车辆、工业器械产品总量比重分别增长 14.93、14.88、12.35 和 8.76 个百分点。即使欧盟在“去风险”战略下不寻求“激进脱钩”，而推行逐渐远离中国产业和产品，也将冲击自身产业链及企业信心，生产成本和稳定性亦将受到冲击，令经济发展前景及产业竞争力提升面临更多不确定性，或在稳增长方面遭遇“更不安全”的困境。

其二，欧盟构建“供应链韧性”背离经济发展规律。欧盟将重要产业环节回流本土视作解决过度依赖及提振产业竞争力的路径，主要通过国家补贴来吸

^① Federico Steinberg and Guntram Wolff, “A European Strategy of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y*, October 9, 2023, <https://ip-quarterly.com/en/european-strategy-economic-statecraft>.

引企业投资实体产业。以补贴吸引企业本身即是逆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选择的行为，将使企业和国家投入更多额外成本，而产业链回迁后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也存在较大疑问。有欧洲专家指出，主张彻底重构经济关系的观点忽视了重组产业链的复杂性，补贴无法改变长期比较优势，相关成本将高到无法想象。^①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西亚·埃雷罗认为，欧盟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对现有供应链格局进行补充而非替代。^②此外，在当前欧盟面临内外多重危机背景下，各国财政实力并不足以支撑产业回流雄心。如欧盟内部市场委员布雷顿在阐述欧洲主权基金愿景时，避而不谈资金来源及规模，只提及需要动用更多公共和私人融资机制与平台，显露实际落地的难度。^③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高级研究员阿加特·德马雷一针见血地指出，欧盟缺乏财政激励资源来补贴企业产能回流，采取惩罚措施强迫企业将更损害欧洲经济发展的基础。^④鉴此，欧盟强推产业回流，不仅将逼迫各个产业采用成本更高的供应链，削弱了全球竞争力，同时亦将加剧自身财政和预算负担，使经济发展进一步负重前行，固化发展低迷甚至停滞的长期态势。

结语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认为，“经济安全”代表了一种可广泛应用的绝对价值，也是一个虚幻的观点、一个妄想，真正的“经济安全”是由各种矛盾、妥

- ① Federico Steinberg and Guntram Wolff, “A European Strategy of Economic Statecraft,” <https://ip-quarterly.com/en/european-strategy-economic-statecraft>.
- ② Alicia García-Herrero, Heather Grabbe, and Axel Källenius, “De-risking and Decarbonising: A Green Tech Partnership to Reduce Reliance on China,” *Bruegel*, October 2023, pp.1-4.
- ③ “A European Sovereignty Fund for an industry ‘Made in Europe’ | Blog of Commissioner Thierry Breton,”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5543.
- ④ Agathe Demarais, “Why Europe Will Struggle to ‘De-Risk’ From China,”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9/19/europe-eu-china-derisking-decoupling-economy-sanctions-trade-investment-taiwan-geopolitics/>.

协、交易拼凑起来的奇怪而又模糊的东西，是一个相对概念。^①在地缘政治局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兼顾发展和安全已成为各国普遍共识。然而，在追求经济安全的过程中，若各国采取针对他国、零和博弈、以邻为壑的做法，只会催生越来越多的相互针对行动，也势必因追求“绝对安全”而导致经济运行和技术进步成本上升，甚至点燃经济领域全面对抗的战火，最终追求安全而获得不安全的苦果。正如 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言，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模式，但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对抗别国只会使世界更加碎片化，各国均变得更贫穷、更不安全。^②当然，欧盟落地经济安全战略来保障供应链稳定和产业竞争力本无可厚非，但是以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眼光看待正常的经贸和科技联系，终将干扰经济和市场规律选择的关系，很可能为了不切实际的安全需求冲击自身经济发展稳定性。因此，如何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强化信任、避免误判和摩擦，是包括欧盟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应认真思考的时代问题。

（责任编辑：黄丽梅）

① [英] 巴里·布赞著，闫健、李剑译：《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56页。

② Marie Charrel, “IMF Managing Director Georgieva: ‘We Have Placed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Benefits of Globalization’,” https://www.lemonde.fr/en/economy/article/2023/11/13/imf-managing-director-we-have-placed-too-much-emphasis-on-the-benefits-of-globalization_6250184_19.html.